

風  
蕭  
蕭

以修辭

壹

徐訏全集之一

風

蕭

蕭

正中書局印行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臺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四月臺初版第七次印行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臺第二版（重排）

## 徐訏全集（一）

——風蕭蕭——

全一冊 定價新臺幣二三〇元

（港幣定價五八元）

（外埠酌加運費滙費）

|   |   |   |       |
|---|---|---|-------|
| 著 | 者 | 徐 | 訏     |
| 發 | 行 | 人 | 黃 肇 珩 |
| 發 | 行 | 印 | 刷     |
| 正 | 中 | 書 | 局     |

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（7463）

分類號碼：810.83.1 （1000）茂 （5.00）

## 正 中 書 局

CHENG CHUNG BOOK COMPANY

地址：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

Address: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經理室電話：3821145 編審部電話：3821147

業務部電話：3821153 門市部電話：3822214

郵政劃撥：0009914—5

## 海 外 總 經 銷

### OVERSEAS AGENCIES

香港總經銷：集成圖書公司

總辦事處：香港九龍油蔴地北海街七號

電話：3—886172—4

日本總經銷：海風書店 電話：291—4345

地址：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

東海書店 電話：791—6592

地址：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八番地

泰國總經銷：集成圖書公司

地址：泰國曼谷羅華力路233號

美國總經銷：華強圖書公司

Address: 135-18 Northern Blvd Flushing, N.Y. 11354 U.S.A.

歐洲總經銷：英華圖書公司

Address: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.1 England

加拿大總經銷：萬華圖書公司

Address: 340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G2

風

蕭

蕭



—

C·L·史蒂芬先生與C·L·史蒂芬太太有莫大的光榮請××先生與太太參加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八日史蒂芬太太生日的宴舞會，在辣斐德路四一三〇八號本宅舉行。

R.S.V.P.

史蒂芬同他的太太？我開始驚奇起來。史蒂芬會有太太？這不是奇怪的事麼？

那麼是另外一個史蒂芬了。

但是我只認識這個C·L·史蒂芬。

那麼C·L·史蒂芬怎麼會不知道我是沒有太太的人呢！

可是一定另外還有一個C·L·史蒂芬了。

而我不認識他。

但是他竟寄我這隆重的請客單。

莫非就是這個C·L·史蒂芬同我開玩笑麼？

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，上海雖然很早就淪陷了，但租界還保持着特殊的地位。那時維持租界秩序的有英法義的駐兵，這些駐兵雖都有他們的防區，但在休息的假期，在酒吧與舞場中不免碰到，而因國際戰事與政治的態度，常有衝突與爭鬥的事情發生。

記得是一九三九年初夏，夜裡一點鐘的時候，我從一個朋友地方出來，那時馬路已經很靜，行人不見一個，但當我穿過馬路的時候，路角有一個人叫住了我：

「對不起，先生。」

是一個美國軍官，好像走不動似的。

「怎麼？」我停步了。

「可以爲我叫一輛汽車麼？」

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，我吃驚了：

「是受傷了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他說着就靠在牆上。

「你就這樣等着。」我說着就跑到附近的維納絲舞廳，本想到裡面去打個電話，但因為裡面美國兵與義國兵正在衝突起鬨，許多武裝的巡捕擁在門內門外，叫我不能進去，於是我只得到別處去借。那時街上的店，大都關着門，再沒有別的地方可有電話，最後我終於跑到了車行，坐了一輛車子到那個美國軍官等我的地方。

我扶他上車時，他非常感激我同他握手；當時我一半為同情一半為好奇，我說：

「要我陪你到醫院嗎？」

「假如這不是太麻煩你的話。」

於是我就陪他上車，我說：

「到仁濟醫院麼？」

「不，」他對車夫說：「到靜安寺路麥特赫司脫路。」

雖然也算中國話，但不夠純粹，於是我又為他重說了一遍，但是我心裡很奇怪，難道那面也有一個醫院麼？

不過我沒有發問，因為有更好奇的問題在我心中跳躍，我問：

「可是在維納絲受傷的？」

「是，」他說：「是同伴中自己人的手鎗走火的。」

「沒有人伴你走出來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他說：「我們的人手已經太少了。」



「那麼也沒有人知道你受傷？」

「當時我自己也以爲是微傷，誰知也不很輕。」

他的痛苦似乎加重起來，我爲他放下前面的小座位，讓他攔腳。

到靜安寺路的時候，他指揮車夫停在一個大公寓的前面，又叫我扶他下去。我付了車錢，伴他進了公寓，走進電梯，他指揮在三層樓的地方停下來。我以爲這一定是他的家了，但是出了電梯，到一個門口，他拿鑰匙開門時，我才看到「外科神經科專家費利普醫師診所」的銅牌。

他帶我進去，開亮了電燈，是一個寬曠整潔外科醫生的診所，外間是候診室，但裡面沒有一個人，我們走進去，我正想發問的時候，他說：

「現在我要自己做這個手術。你可以幫我忙麼？」笑得不像是一個帶傷的人。

「你以爲我可以幫你麼？」

「只要你願意。」他說着坐在椅上，拿出紙烟，並且遞給我一支，接着說：「你可以今夜不回去？」

「自然可以。」我把烟放在桌上，沒有吸。

「真的？那麼我不去叫費利普醫生了。」

「你以爲我勝任麼？」我說。

「當然我只請你做助手，」他笑：「我是一個很能幹的外科醫生呢。」他吸起了烟又說：「你不吸麼？」

「我想先爲你做點事情吧。」

「你沒有太太？」

「我是獨身主義者。」

「好極了，我們正是同志。」他說着站起來，又帶我走進去，那是一間潔淨無比的手術室。他叫我幫他脫去了軍裝，換上了一件掛在壁上的白衣，接着叫我也換上一件，於是一同洗手，又轉到消毒的水中浸洗，他又叫我插上了消毒的電爐，由他自己在玻璃櫃中檢點外科的用具，遞給我消毒。我看他有序地在銀盤中佈置應用的藥品，放在手術的榻旁。於是指導我再到消毒水中洗手，又指導我將消毒紗布放在另一個銀盤上，又指導我用鉗子將外科用具從消毒鍋中鉗出，再放在紗布上面，最後叫我把銀盤拿去。

那時他已經脫去了鞋與襪子，用火酒揩洗受彈的創口，又用碘酒燒灸創口的四周，於是開始在那裡打麻藥針。

血從他創口中流出來，他叫我拿桌上的檯燈過去，用燈光照着他的創口，他檢查了一回以後，說：

「還好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子彈斜着進去，不深。」

「在裡面麼？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

於是我看他用刀、用鉗、用紗布，大概一刻鐘的工夫，他鉗出了子彈。他叫我把檯燈放好；我看他用藥膏敷在布上，最後就開始包紮。

事情總算完畢了，他休息在手術榻上，叫我把外科用具消毒收拾，又叫我把藥物紗布等一同放回原處，他說：

「萬分感激你，明天費利普醫師來時，可以不讓他知道有這麼一回事。」

大概二十分鐘以後，我已經收拾了一切，拿剛才他給我的紙烟，坐在沙發上抽起來。我說：

「原來你是一個軍官還兼外科醫生。」

「這叫做軍醫。」他說着坐了起來，開始吸烟，露出滿足的笑容說：「好朋友，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。」

.....

這是我與史蒂芬交友的開始。

### 三

自從那次以後，沒有多久，我與史蒂芬幾乎三天兩頭在一起了。他是美國軍艦的醫官，今年三十二歲，非常活潑會玩。只要是玩，他永遠有很好的興致。我那時候同所有孤島裡的人民一樣，在驚慌不安的生活中，有時候總不能沉心工作，而我的工作，是需要非常平靜的心境，這是關於道德學與美學的一種研究，想從美與善尋同一個哲學的淵源作爲一個根據去寫一部書，於是不得不用金錢去求暫時的刺激與麻醉，這就與史蒂芬做了密切的遊玩的伴侶。據他說，自從同我一起遊玩以後，他方才踏進了中國的土地，接觸中國的社會，開始吃到各類的中國菜，走進了中國的舞場，交際到中國的女性。過去，他走的總是幾家霞飛路上酒吧與靜安寺路、愚園路上幾家爲外國兵士而設的舞場，他偶而吃中國菜，也永遠是專營洋人的廣東館子。但是現在，他已常同我到四馬路小飯館去，也常愛找不會說洋涇浜的中國舞女跳舞，而且也學會了把友誼給他所喜歡的舞女。

過去，他出門終是穿着軍服，現在他愛穿便服出來，他由好奇於中國式的生活，慢慢到習慣於中國式的生活，後來則已到愛上了中國式的生活。

過去，他愛同我說英文，現在，他同我說中文，他有很幽默的態度，接受我們身邊的舞女對他勉強

的中文發笑。

他是一個好奇的健康的直爽的好動的孩子，對一切新奇的事物很容易發生興趣，對他所討厭的事物常常愛去尋開心。他談話豪放，但並不俗氣，花錢糊塗，一有就花，從不想到將來。這樣一個性格的人做我的朋友，對於我的心境自然也有很大的影響。我過去也常常愛放蕩遊玩，但更愛的是在比較深沉的藝術與在大自然裡陶醉。對於千篇一律所謂都市的聲色之樂，只當作逢場作戲，偶而與幾個朋友熱鬧熱鬧，從未發生過過濃的興趣。如今第一因為孤島圈中，再不能作遊山玩水的遠行，第二因為心境的苦悶使我無法工作，而藝術的享受機會不多，而又常限於固定的時間，所以我也很願同他在一起。但每當我遊玩過度，發生厭倦，開始想靜下來安心讀書或寫作的時候，只要有幾天不會見史蒂芬，他一定來找我，常常是深更半夜，哼着歌，敲我亮着的玻璃窗，除了我的燈滅了的時候，他不會去用電鈴，等我親自出去為他開門，他總是一進來就拍我的肩膀，活潑而愉快地說：

「亂世的時候讀書麼？」

他於是用各種方法打動我，使我的思考完全消失，使我的思想完全離題，於是我終於聽從了他。有時候我要結束一封信，他就在旁邊等我，開着無線電，一個人哼哼，一直等我寫完了，起來換衣服，他在旁邊為我挑領帶，於是拿起電話叫汽車，我們一玩就是到天亮。

自然我也有找他的時候，但總是打電話，他住的地方沒有一定，我所知道的電話，一個是C·R俱樂部，一個是費利普醫師的診所，這是他常到的地方，找到他的時候，他總是很好的興趣，從來沒有不來赴約的日子。

一直過着這樣的友誼，——熱誠、浪漫而有趣，彼此好像都不知道對方是否有冷靜的痛苦與現實的生活，也好像彼此對於那方面了解得太清楚了，所以反而不提，從來不問彼此的事業與工作，也從來沒有想到彼此間的利用與互助。我不了解他的經濟情形，我則時時陷於窘境，但從未問他借錢，只是在一切遊玩的場合中，所有的帳單都讓他去付，他也從來不計較這些，遇到我在付錢的時候，他也從不客氣。

他偶而也宿在我的地方，但從不吃飯，目的只是預備醒來時，再同我一道出去繼續過那紙醉金迷的生活。如果我的遊興還濃，他一住常常四五天。

這樣的孩子說是有太太，到底有誰肯相信他呢？所以儘管明明寫着C·L·史蒂芬，我還疑心是別人。

那麼會不會是他的哥哥？

雖然我並不認識他的哥哥。

但是他可以叫他哥哥來請我。

怎麼他哥哥也會是C·L·史蒂芬呢？

也許他因為是軍官的關係，所以平常就用他哥哥的名字來同社會作普通的交際。

我當時就打電話找他，但沒有找着。這一直使我懷疑不安，到傍晚才有一封信告訴了我秘密的一半，這封信是這樣寫着：

「親愛的朋友：

使你驚奇了吧？我竟有一位太太，美而賢，可愛而可敬，我怕你因奇怪疑慮而不來，所以寫這封信給你，並且希望你也有一位我從來不知道的太太，在那個宴舞會上使我吃驚，否則，我希望你帶白蘋同來。

C·L·史蒂芬」

我所謂秘密的一半，是說這帖子確是史蒂芬發的，但很可能是他的玩笑——隨便找一個有生日的舞女，這舞女也許是我所認識的，借一個地方，作一宵的娛樂，而發這樣荒謬的帖子。

我自然赴約；自然也沒有太太可帶；說到舞女，我當然有許多人可帶。我也很想帶一個他不認識的人去，使他驚奇，但又恐怕被他誤會是我太太，並且既然是他太太的生日，理應帶一個會說英文而比較會交際的人。他所以指定白蘋，也一定是爲這個關係，所以我就決定了她。

## 四

白蘋是百樂門的舞女，自從大上海淪陷以後，日本人進出百樂門的最多，所以那是我很不喜歡的一個地方，但是史蒂芬卻喜歡它，不知道是不是爲滿足一種爭鬥慾，他時常愛同日本舞客作對。當時舞女們都不愛同日本人跳舞，一半是討厭日本人，一半則因爲同日本人跳舞，中國人的生意就會沒有。而史蒂芬在看到日本人去舞某一個舞女時，總是同他們去搶，我當然也跟着參加，結果舞女們都看我們是她們解圍的救兵，而事實上除了我們以外，也從沒有別個人去解她們的圍過。白蘋的認識，也是史蒂芬在日人懷抱裡搶來的，但是白蘋可不像害怕或討厭日本人似的，她臉龐生得非常明朗，大眼長睫，豐滿的兩頰，薄脣白齒，一笑如百合初放。第一次見她我就很喜歡，不過因爲一羣日本人在包圍她，她同他們說話得很多，所以給我印象非常不好。是第二次，不知怎麼，被史蒂芬發現了，他看見許多日本人在同她跳舞，他沒有得我同意，就叫她坐檯子，接着就帶她到凱莎舞廳。

一坐下我就問白蘋，我說：

「我很奇怪，別個女孩子都討厭日本人同她跳舞，你爲什麼同他們有說有笑的。」

「這有什麼關係。」她挺直了眉毛說：「伴舞是我的職業。我賺他們的錢。」



「但是，」我說：「這使所有中國人都不敢同你跳舞了。」

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」她垂下視線望着自己的衣裳說：「而且很早就造成了這樣的局面。」

「你是說第一次你同日本人跳舞就造成了這個局面麼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我會說點日語，幾次以後，我原來一般熟客都不來了。」她忽然轉變了話鋒，用帶刺的眼光釘住我說：「其實還是中國男人膽小，怕日本人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要中國男子同日本人搶你麼？」我玩笑地說。

「不是這樣說，」她說：「有一個很愛我的中國青年，他說我不該同日本人跳舞。我說這是我的職業，我為賺錢；我又不同他們好。假如你要我，可以帶我出來，也可以同我跳舞。以後他就不再同我往來了，這不是他膽子小是什麼？啊，要不，就是他並不真的喜歡我。」

史蒂芬在旁邊抽香烟一直聽着，這時候，才告訴我坐在西首的一個舞女似乎以前跳過的，叫我先去跳去。

我去跳舞，史蒂芬在那時與白蘋談得很起勁；史蒂芬的上海話聽的程度不低，講的程度很差；我很奇怪他們談得這樣暢快，等我一舞下來，才知道他們談的是英文。我對於白蘋開始發生興趣，原來她會日文，又會英文，是多麼聰敏的一個女孩子。

此後我們時常去和白蘋玩，常常在下午四五時，坐在咖啡館裡沒有事，打一個電話給她，她就出來等着我們，或者她說一時沒有空，要等七點鐘可以同我們一同吃飯，但從來沒有說今天沒有空而改到明天的，我相信她一定推卻許多約會來陪我們，所以我對她也覺得可愛起來。